

·小说·

凤凰塬上的白鸽

◆张门环

“大家好,我叫白鸽,是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,祁阳村这片金色的土地生养了我,我就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里洒下自己的汗水,铸就自己的人生。”白鸽在祁阳村支部书记助理就职演讲会上慷慨陈词。

祁阳村,坐落在晋南地区东部的凤凰塬上。

传说,紫金山和凤凰塬分别是玉帝身边的金童玉女,因情投意合私定终身违反了天条,被王母娘娘打入凡间,金童化作一条金龙降落在蜿蜒而下的黄河以西,变成一条通体闪着金光的山脉,叫紫金山;玉女落地后头枕着紫金山麓,化成一片金黄色的土塬,称作凤凰塬。

凤凰塬上村落棋布,错落有致。站在塬上,仰头北望,朦胧的远山,笼罩着一层轻纱,影影绰绰,在缥缈的云烟中忽远忽近,若即若离,就像是几笔淡墨,抹在蓝色的天边。逶迤的山岭,蜿蜒盘旋,又犹如一条正在酣睡的巨龙。山和塬的融合,是静与动的搭配,单调与精彩的结合,组成了最美的风景。村民们淳朴勤劳,习惯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、按部就班,不仅人不想走出去,丰富的农副

产品也走不出大山。

白鸽就是这个贫瘠的小山村走出去的第一位大学生,就读于首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。

她看到了人群中爸妈忧虑的目光,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殷殷期待。

“之前,也来了几个大学生,但是都没呆多久就走了,嫌咱村这里的条件苦,坚持不下去。”

“大家放心好了,这里是我家,我不会走的。”白鸽坚定地說道。

从此,白鸽高挑的身影就像一阵阵风似的,飘进东家,飞进西家。

“王伯伯,你家这玫红葡萄真喜人啊,种了多少啊?”

“六亩,喜人有啥用啊,外面的人不知道,没人来收啊。”王伯一脸愁容。

“秋生叔,你家这山楂咋这么大啊?好吃不?”白鸽望着树上那一嘟噜一嘟噜核桃大小的山楂,口里酸液津生。

“大侄女啊,种了十一亩地哩,今年雨水好,估摸着能产六万多斤啊。你看咱村偏的,哪有客商来收啊?每年都有三分之一卖不出

去。”秋生叔摇了摇头道。

麦屯,种植了十亩大樱桃,晶莹剔透,口感甜美,几乎成本价卖出去,收入寥寥。

“陈老师好,我想请您给我们村里当经济发展顾问,行吗?”白鸽打电话给了自己的大学教授,给教授讲述了这里的真实情况。

“鸽子啊,听你说的情况,你们那里不仅种植经济作物条件得天独厚,还可以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啊。”电话那头陈景天教授的声音十分响亮。

美丽的凤凰塬上,田间地头,山岭沟壑,布满了陈教授和白鸽的身影。

“鸽子,你何不利用你的专业特长,把你们村的特产、家乡的风光宣传出去啊?”陈教授笑着说。

“对呀,谢谢老师!”一语惊醒梦中人,白鸽兴奋得如枝头欢快的山喜鹊,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,今天想请大家欣赏一下我们黄土高原独特的风景,这是塬、梁、峁、川四种地貌,大家没有见过吧,哈哈。”白鸽那甜美的声音,通过直播间,顺着迈赫网络,闪烁在乡亲们的笑容里,飘

散在山外人们的欣喜里。

林木茂密,峰峦叠嶂的紫金山,迎来了第一批流连忘返的客人。带队的是一位小伙子,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,显得十分俊逸。

这位小伙子不是别人,正是白鸽日思夜想的大学恋人蓝天。

凤凰塬上,橙红黄蓝紫的瓜果缀满枝丫,果香扑鼻;祁阳村里的田间地头,万头攒动,人声鼎沸。

一张张订单飞到了小山村,一车车的松子、核桃、葡萄、山楂、西瓜,飞出了凤凰塬,飞进了京城。

“亲们,我是白鸽,我是蓝天,欢迎大家光临鸽子直播间哦,今天我们给亲们带来的是凤凰塬上富硒含量十分丰富的大樱桃,香甜可口……”

数万粉丝们欣喜地看到凤凰塬上直播间里,多了一位帅气的戴眼镜男主播。他们那清脆的声音,飘过凤凰塬,越过紫金山,飞向诗和远方。



·芥中岳系列散文之九·

门当户对

二十岁,在农村已算是大龄青年。

1967年,村里和我同岁的伙伴,大都已订婚或成亲,可我连个对象也没有,虽然有几个姑娘有情于我,可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,绝不会与我谈婚论嫁。

春末的一个晚上,本村张学智大叔突然登上门笑嘻嘻地说:“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,我在郭堡为孩子说了个媳妇,她家大人基本同意了,我看这门亲事能成!”

母亲连声说:“我的大恩人呀,总算把你给盼来了,快坐快坐,我给你做饭去”。

不一会,一碗鸡蛋干面就端了上来。

张大叔边吃边说:“你们准备一下,明天我就去她家把这门亲事确定下来,你们娘俩也就安心了。”

吃完饭,张大叔刚走出大门又折回来:“那闺女是马家的,小名叫‘亲儿’,属虎的,可能十五、六岁吧。光顾吃饭就忘记说了。”

相亲的日子定在正月初三那天早

上,母亲很早起,包好了饺子,还准备了四个小菜,让我换上她新做的棉衣棉裤,去请媒人张大叔吃饭。

今天的张大叔要比以往穿得得体,也精神了许多。他边吃饭边开玩笑地说:“媒人嘛,就是跑个腿吃个嘴,不吃饭碗跑得慢,吃得好吃得欢!”

母亲把准备好的四色礼(汗衫、袜子、手帕、银镯)拿了出来,张大叔看了看这些见面礼,拍着胸脯说:“今天我敢打保票,马到成功!”

路上,我一直在琢磨着“亲儿”的模样。

张大叔带着我来到一家院内。

招待我们的是在东房她大哥家里,房子比较宽敞,而与我见面谈话的地点,就是她母女住的一间半小西屋。

她,约一米五几的样子,红扑扑的圆脸上嵌着一双明亮善良的眼睛,短短的一双小辫子齐耳垂下,腼腆羞涩的神态,配着紧身的小棉袄,显得有些稚气,哪里像情窦初开的少女?

她默默地坐在那里,显得有些紧张。我的心也在激烈跳动,路上想好的

一些问话,现在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我没话找话地说。

她连头也未抬轻声细气地说:“交十七。”

又没话了,沉默良久。

她突然抬起头来问我:“你家是什么成份?”

看着她那憋红的圆脸,我有些惊讶:“张大叔没跟你说吗?咱们两家都是地主成份。”

“大叔给我说,你家是富农成份。”

她情绪有些激动,好像被骗了的小孩,很委屈地说:“我以后怎么在小伴面前抬头,又找了一个地主家庭!”

看来她挺在乎阶级档次,难道富农就比地主要好一些?

我硬压住内心的激动和痛楚,说出了“出身无法选择,重在自我表现,听毛主席话,做有志青年!”等当时时髦的话。

她似乎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些官话,突然站起身来,低着头从我身边跑了出去,接着传来了低低地抽泣声。

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似的难受,当时我也能体谅到她的心情:谁不愿意跳出“黑窝”,嫁到一个“根正苗红”的家庭?!

我和亲儿的第一次谈话也到此结束了。

东屋里传来了张大叔与她家人推搡的声音,是因为见面礼的收退问题,女方执意要退,张大叔软磨硬泡劝其留下,争执了好一会,只听得张大叔喊:“关兴(我的小名),好了,咱们回!”我还没来得及到东房告辞,就被张大叔拉出了大门。

“见面礼我会给你退回去的!”不知谁在后面喊了一声。

回家的路上,张大叔忿忿地说:“答应的事又要反悔,还说成份问题!一个留孟村谁家什么成份,小孩子不知道还能说的过去,难道你大人还不清楚?”张大叔来时的喜悦表情已荡然无存。

好长一段时间,见面礼没被退回来。张大叔暗自庆幸,这意味着女方默认了这门亲事。

·诗·

牵牛花

◆马建柱

清浅的日子

我掠为风的影子

以你瞧不起的姿态

匍匐四野

谁不会攀附高枝

但我绝不踩着高枝的

头颅

趾高气扬

不为所动的日子

也会流言四起

我视其为粪土

我也会高举喇叭

仰天呐喊

不屑尔等宵小的背地

伎俩

透着倔强的澄明灵魂

平凡的日子

我静静地舒卷

总是在见到阳光前努

力一把

紧紧偎着我的依靠

让有心人看到

我身体里

也有光慢慢溢出



五律感秋

◆高红燕

梧桐一叶落,
细雨数滴飞。
弱柳蝉余泣,
高天雁欲归。

西风平地卷,
冷月夜空垂。
百感藏心底,
星辰往复回。

·诗·

秋草

◆李芬兰

我是一株秋草,
一点也不起眼。
没有娇艳的花朵,
没有婀娜的身姿。
那一抹绿色,
是我洒落的思绪。

然而,
我走过了春夏秋冬,
经历了风霜雪雨。
你看见了吗?
那灿烂的笑容,
是我生命的灵魂!